

◀ (上接 10 版)

书》涉笔最多的,如同整理者所归纳,集中在宦海生涯、家庭生活、收藏雅趣和建造过云楼与怡园等几个方面。细读下去,家书提供的历史信息覆盖极为广泛,并且“充满人物和社会的真实感和丰富性”(《编者的话》),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掘的史料宝库。

从《家书》和《日记》中勾稽顾文彬任道台期间的收入情况,就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工作,既有助于了解过云楼收藏书画、建造园林的资金来源,也有助于了解当时海关监督的收入构成,以及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之说的真实语境。

自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接印,到光绪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解组,顾文彬在四年零两个月的宁绍台道任上的进项,从《日记》和《家书》中约略可知。

日记中记录的他的个人开支,包括购买书画珠宝、应酬赠送、捐买封诰等,计合银洋近一万四千元,折算成银两在一万两以上。同治十一年,他还津贴浙江巡抚杨昌濬办贡经费四千两,官、吏各出一半,自己支出二千两;十二年入股轮船招商局二千两。外官向京中致送炭敬,是每年必不可少的开支,顾文彬在同治十年支出二千二百余两,十一年支出二千两有余,其余两年未记,但 4 年合计总有八千两。可见,在这 4 年里,经顾文彬之手支出的银钱在二万二千两以上,这还没有包括宁波道署上下的日常生活开销,也不包括经他手送出但不由他支配的银钱,如每年八千两的抚署提调经费。

能体现顾文彬实际收入的另一来源是汇款数目。每年他都向苏州家中汇款若干次,有时数额巨大。汇款后他会写信通知顾承,以便接收。统计汇苏

记录,同治十年四万三千四百两;十一年二万六千两;十二年五万一千六百两;十三年三万八千两;光绪元年一万八千两。4 年多合计十七万七千两。

家书中记录的汇款也不是全部,因为顾承每年都来宁波看望父亲,在此期间的汇款,以及顾承回程时带走的银两,这些双方都知道的事并不需要写进家书。如同治十年顾文彬甫上任,就向阜康银号透支银一万九千两、洋一千三百元,分四次汇出,后来转为对阜康的二万两债务。此时顾承人在宁波,家书中就没有这四次汇款的细节。顾承走的时候又带走相当于四千八百串钱的银两(大约是三千两),当时家书也未提及。只是后来事有牵涉,顾文彬才再行复述。以此类推,可见其他。

汇款如此之多,引发同人嫉妒,也让顾文彬甚感不安。在同治十年第五十六号后附不列号家信中,他对顾承说:“此后汇归之款,切须秘密。惟此间专向阜康一处汇归,则终岁进款,了如指掌,倘有别处分汇,便可隐藏。”后来几年,他也一直寻找能分散汇款的办法,但未能如愿。

将有据可查的支出和汇款简单相加,顾文彬的收入已在二十万两上下。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的说法,还真说不上夸张。

“至于非分之利,并无丝毫沾染”

那么,顾文彬又是怎样用 4 年时间赚到二十万两以上白银的呢?

有学者曾分析“作为肥缺的海关监督的收入”,大致来自以下几项:正俸,养廉银,倾融折耗和罚款,以及更大的一块



左图为过云楼藏任薰《自锄明月种梅花图》,右图为过云楼藏王时敏《秋山晓霁图》



本期封面和本文所用绘画图片均见苏州博物馆编《烟云四合: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》

“黑色收入”——新关对常关税银的拨补(任智勇《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》,《历史档案》,2004 年第 4 期)。从家书中透露的信息看,顾文彬的收入,主要也来自这几项。清代道台的正俸为一百零五两,可以忽略不计;宁绍台道兼任海关监督,可以领取双份养廉银。道员养廉银为每年四千两,海关监督各自不同。道光间,粤海关监督的养廉银为三千两(《粤海关志》卷十六“经费”),浙海关事务不比粤海关繁重,若照此标

准,顾文彬两项养廉银每年可得七千两,已是一笔很大的收入,也是合法公开的收入。

他的更多收入则来自各种“陋规”。这些钱大多与关税有关。海关监督负责关税的征收、保管和解运,这几个环节都给顾文彬带来赚钱机会。

一笔稳定收入是由宁波大关和镇海关按月致送的“分征”,这属于“新关拨补”范畴。五口通商之后,各通商口岸设立新关,专司分征外贸各税,原来设在各口的海关被称为“常关”。常关实

行“额征”即定额管理,税银“尽收尽解”,除了定额必须完成,所有盈余也要上缴户部。这部分税款管理较严格,官吏不易染指。新关则没有定额,又因新关的设立冲击了常关税收,遂规定新关要拨补常关经费,其中一部分就落入官吏之手。

在同治十年的家书中,顾文彬记下他收到的几个月“分征”银数:“大关分征,四月初七只应得二千二百二十余两”;“四月初八起至五月初七止,两处分征,共得三千三百余两,已缴来”;“九月分征,大关一千五百余两,镇海三百余两,尚属中平”。统计月均二千多两。这是每月都有的收入,4 年仅此一项,收入就超过十万两。

“额征”虽然按规定要上缴,但也难免税吏动动手脚。顾文彬上任不久,就发现宁波大关的关吏“多扣额征约八千两”,他立加“振顿”,严令关吏吐出五千两,并立下新章,每年照此办理。于是“大关隐匿,搜剔殆尽”,只是这“吐出”的五千两并未进入国库,而是运回了苏州顾宅。

除了参与分成,顾文彬还改动额征与分征的比例,扩大分征基数,以便自己多分多得。

浙海关衙门分稿房、洋房、



过云楼藏扬无咎《四梅图》(之一)